大變小，山變三

（荒誕派小說）

樓易芸 (2012年畢業)

我叫三三。

躺在泰山半山腰的某家未知名旅馆床上，我心中憤懣不已。天殺的旅館老闆，天殺的旅遊景區普遍存在的，昧著良心賺錢的人！不對，是狗！

我和山山孿生兄弟倆（我唯一的倆好友）約好了這次暑假來泰山遊玩。黃昏我們從泰山腳下坐車到了半山腰，本想乘纜車到泰山頂，卻被告知最後一班纜車已經在五分鐘前停開。我們原計劃是住在泰山頂。山山兄弟倆早就向資深的愛行走在路上的哥們兒打聽過了，那裡無星勝有星的賓館雙人間只要八十元一晚，或者那種招待所式的上下鋪也可以，三十元一個下鋪床位，上鋪一個只要二十元。「真他媽便宜！」我聽到這個消息，來不及憤憤山山兄弟倆的消息靈通的能力（這點小山山更突出，我和小山山也更親近），只是折服於這麼便宜的住宿費。可是上山纜車什麼時候停開呢？我心中冒起的疑問被我硬生生吞下去了，我不是不想知道，只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我從來都做不到。算了，山山會解決的，他們無所不能。我這麼安慰自己。

可是現在，躺在旅館床上，我為自己的優柔寡斷和良好的悶葫蘆精神悔得腸子都青了。哎，事來了不行動，事後後悔。理論一套套，吵架卻不行。當面不敢說，背後說不停。說不得，罵不得。這不就是我嗎！我是三三。

* * * * *

我叫山山，不對，具體說，我是小山山。大山山是我孿生哥哥，我倆長得一模一樣，連我的好朋友三三都會弄錯。哎，有個跟你一模一樣的人和你一同生活，互相照顧，不錯。

大山哥有人格分裂，不過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可愛的人格分裂了。他大多數時候很認真安靜很文質彬彬，在我看來有點酸，像古代的文人。不過大山

哥身上可沒有那種迂腐氣。偶然間，大山哥會變得和我的性格一模一樣，一點原來的影子都沒有。幽默愛運動，想不通的問題就扔一邊，得過且過開心過，罵完人就忘。哎，這時的大山哥，就完全是第二個我了。

我們共同的朋友叫三三，我先認識他，後來通過我介紹，大山哥也和三三混熟了。三三貌似和其他誰都不熟絡，我覺得他和別人交往很吃力很緊張。不過，如果有我在旁邊調節氣氛，三三會好很多。我覺得三三經常懨懨的沒精神，可能他又爲了什麼事情生悶氣。不過…嘿嘿，青春期的男生嗎，三三是沒膽子找女生戀愛的，但是有些事情嗎…可能過度了就沒精神了，嘿嘿…

不過，不知道三三爲什麼沒有其他朋友，他人很好啊，而且滿腹才華。大山哥的那種不能叫才華，只能叫文化氣質，我覺得是那種好學生從小好好學習就可以獲得的。不過三三不一樣，三三看上去傻，其實很有靈氣（汗，我專指文學造詣方面，我承認除去這方面三三是很傻），他的才華除了靠從小勤奮努力學來的之外，還有一種骨子裡的東西，是一種深愛與悟性，就像我對待籃球的感情。

哎，今天怎麼分析三三又分析了這麼久，睡了睡了，明天還要徒步登泰山頂呢。不知道泰山頂上又是怎樣的一種風光？

* * * * *

我叫山山，不對，具體說，我是大山山。小山山是我的孿生弟弟。今年暑假我們兄弟倆和我倆共同的好朋友三三相約登泰山。

我們和三三是大學同學，三三先認識弟弟，三三和弟弟的感情更親密一些。不過，再親密也比不上我們兄弟倆這種骨肉連心的親情。

我們現在住的是泰山半山腰的一家旅館的雙人間，要338元一晚。哎，黑店哪！要不是弟弟和老闆談了談吵了吵，這個雙人間就是540元一晚上，天價破爛房啊。三三已經氣得不行了，可是他一句話也沒說。他這人就是這樣，自己給自己找不爽快，該說的不說，也不是那種不說是因為不在意，他很在意。弟弟和我都很瞭解他，爲了讓他今晚可以睡得好一點，氣得少一點，我們讓他單

獨睡了一張床。我和弟弟嗎，一張床擠擠，一晚上很快就過去了。我對這旅館住得很無語，但是我明白，人在江湖飄，哪能不挨刀。

這件鬱悶的事情，是這樣的。

我們並不知道從半山腰到山頂的纜車會這麼早關（下午四點就關了）。而且當時在山腳的時候，就聽到開往半山腰纜車處的大巴司機在不停地　喝，什麼這是今天最後一班到半山腰的車啦，山腳沒有旅館，要遊泰山看泰山夜景的快點上，人滿就開。結果已經買好大巴票的無知遊客蜂擁而上，車一下子就坐滿了。

坐滿了人的大巴卻沒有立刻開，司機下了車，上了個廁所，聊了一會天，看了看手錶，覺得時間差不多了，就慢慢地啟動了車，把我們慢慢地送上了半山腰。

結果上了半山腰，等待我們的是剛剛停運的纜車的蒼涼的身影。我當時一下子就反應過來，今天晚上要被宰了。大巴、開在半山腰的旅館、小吃店、半山腰的轎夫是互相勾結的。車子慢慢開，正好讓你趕不上去山頂的纜車，天色不早也不晚，卻讓你上不去也下不來。下山沒地方住，步行上山會在天黑透前到不了山頂，強行登山的話晚上只能學野人住樹上。沒有別的選擇，只好捨山頂賓館住山腰賓館，並且也一併在山腰解決吃飯問題。泰山纜車真的很懶，開得晚停得早，只有下午開。第二天凌晨或是早上，那些想看泰山日出或者等不及想早點上山卻又不想自己爬坡的人，就會借助人力轎子，停在半山腰的轎夫也可以趁機攬點生意。這樣，這裡處於壟斷地位的旅館和小吃店就會抬高價錢，在你進退不得的時候狠敲你一筆。這樣得來的錢，想必都會分大巴司機一點。畢竟，大家是要長期合作的嗎，要懂行規。

於是，我們這一車子的人，就這麼華麗麗地被宰了。

我記得，我們一車子人結成友情幫派，一同恐嚇旅館老闆不便宜就不住，最後沒有辦法灰溜溜一同回來入住時，老闆那個讓我永生難忘的動作：他一手背後，一手伸向我們，彎下腰，做了一個英國紳士常做的「請」的動作，一臉奸笑，眼睛滴溜溜地轉著，說道：「歡迎回來。」

明明是在山東，我的腦海中卻偏偏冒出這樣的詞：黑幫，上海灘！

在我們都徹底無語時，弟弟忽然冒了一句：「老闆，再不減肥，你的腰就彎不下來了。」

* * * * *

大家想知道最後的結局嗎，想知道最後三個主人公的命運嗎？一場在泰山風景區被矇騙的倒楣事情，帶出了三個主人公的性格，性格決定命運。三個主人公從何處來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最後到何處去。這來去之間的過程也不重要，有因必有果，過程不過是從因發展到果的必經階段。我們何不介紹完了因，接下來就說果呢？簡單點說，在這場戲中，作者隨性安排進去的，不過是主人公的性格和結局。其他的，作者不高興安排，讀者再有意見也沒用，唯一有用的，就只有充分發揮自己的想像來填補空缺了。

* * * * *

最後的結局有點悲慘，三三死了，因為三三不想活了。一個脆弱的記仇的軟弱的清高的人，偏偏骨子裡的靈光只閃在文學上，註定了與文學糾纏一生，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。同時，他也是極其自我的人，身前少有朋友，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。這次，他乾脆丟下母親，一死了之，身後之事，啥也不管。其實，在死之前，三三也很自責。這種自責源於曾經讀過的小說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，因為維特選擇理性的死亡，在他死之前處理完了自己死後的任何事情（除了葬禮），這是經過深思熟慮敢於擔當的死。可是自己呢，選擇了懦夫一樣丟下母親的逃離。三三逃離這個世界逃得無影無蹤，屍體都沒了。不要問我爲什麼，我也不知道 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三三真的很懦弱，他逃得無影無蹤。

在三三死後，小山山睡了一覺，第二天醒來就完全變成三三的模樣了。我也不知道爲什麼，我只知道他變了。山山變成三三後感覺到了三三那種深入骨髓的自卑和寂寞，這種感覺讓山山窒息。但是，山山很快就調整過來了。三三是山山的好哥們，非常非常好。三三做不到的，三三害怕的，山山都願意來承擔來面對。

「還好我夠堅強夠勇敢夠樂觀，能壓倒三三的，壓不倒我。」山山想。「三三這個不夠義氣的懦弱傢伙，死了之後人影都沒了。不過還好，三三媽還不知道，我反正也變成了三三的樣子，就讓我來替三三做他沒有做完的事情吧。生活，我來了，我不是像三三那麼好欺負的。家裡？家裡的事情大山哥會幫我的。不用擔心。」於是，山山變成了三三。自此，三三變了，開朗活潑堅強，也好交往，雖然偶爾的一瞬間會有很深很深的寂寞從他眼睛裡不經意地傳出，但是這樣已經很好了。三三媽笑了。

大山山變成了兩個，一個是小山山，一個還是大山山。只不過，這個大山山沒有了人格分裂，他把性格中的小山山分了出來，給了這種性格一個獨立的身體，承載這種獨立的思想。終於，大山山可以做回自己，雖然這個自己沒有什麼特點。但是沒有自我的人生很痛苦，也沒有意義。現在的大山山終於可以輕鬆了。大山山很愛自己的弟弟，但是愛自己的弟弟，不就是要給他空間，給他自由嗎？幫他分擔苦難，同時，也還自己一片天地。人嗎，有了自己才能談對方。畢竟，自己有能力的話才能保護愛的人啊。就像現在，自己變成了大山山和小山山，山山家又是圓圓滿滿的一家，小山山就可以毫無牽掛地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了。

於是，三三、小山山、大山山的故事就這樣結束了。花開好了，世界圓滿了。